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第二十六回 周淑姬出閣嫁豪門 德樞使吞金殉宦海

卻說馮少伍自羊城返港，說稱：「現在西關有所大宅子，真是城廂內外未曾見過的敵大華美，只可惜那業主不是賣屋的人，因此頗不易購得。」馬氏正不知此屋果屬何人的，便問業主是什麼名姓。馮少伍道：「那屋不過是方才建做好的，業主本貫順德人氏，前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兒子，正署福建興泉水道，姓黎的喚做學廉，他的家當可近百萬上下，看來就不是賣屋的人了。」馬氏聽得，徐徐答道：「果然他不是賣屋的人，只求他相讓或者使得。」馮少伍道：「說那個讓字，不過是好聽些罷了。他既不能賣，便是不能讓的，而且見他亦難以開口。」馬氏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是，不如慢些商量罷。」馮少伍聽了，即自辭出。在周庸祐之意，本不欲要尋什麼大屋，奈是馬氏喜歡的，覺不好違他，便暗地裡與馮少伍商酌好，另尋別家子購買將來。馮少伍道：「這也難說的了，像東橫街舊宅這般大的，還沒有呢。馬夫人反說較前兒宅子大的加倍，越發難了。大人試想：有這般大的宅子的人家，就不是賣業的人家了。」周庸祐覺得此言有理，即與馬氏籌議，奈馬氏必要購所大屋子在省城裡，好時常來往，便借嫁女的事，趕緊辦來。周庸祐道：「不如與姓黎的暫時借作嫁女之用，隨後再行打算。」馬氏道：「若他不肯賣時，就借來一用也好。」

周庸祐答個「是」，便口城去，好尋姓黎的認識，商量那間屋子的事。那姓黎的答道：「我這宅子是方才建築成了，哪便借過別人？老哥你說罷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既是不能借得，就把來相讓，值得多少，小弟照價奉還便是。」姓黎的聽了，見自己無可造詞，暗付自己這間屋子，起時費了八萬銀子上下，我不如說多些，他料然不甘願出這等多價，這時就可了事。便答道：「我這間屋子起來，連工資材料，統費了十六萬金。如足下能備辦這等價時，就把來相讓便是。」

那姓黎的說這話，分明是估量他不買的了。誰想周庸祐一聽，反沒半點思疑，又沒有求減，就滿口應承。姓黎的聽了，不禁愕然，自己又難反口，沒奈何只得允了。立刻交了幾千定銀，一面回覆馬氏，好不歡喜，隨備足十六萬銀兩的價銀，交易清楚。就打點嫁女的事，卻令人分頭趕辦妝奩。因周家這一次是兒女婚嫁第一宗事，又是馬氏的親女，自然是要加倍張皇。

那馬氏的長女，喚做淑姬，又從來嬌慣的，因見周家向來多用紫檀牀，就著人對蔡家說知，要購辦紫檀牀一張。蔡家聽得，巨耐當時紫檀木很少，若把三五百買張洋式的牀子，較還易些；今紫檀牀每張不下八百兩銀子上下，倒沒緊要，究竟不易尋得來。只周家如此致囑，就不好違他，便上天下地，找尋一遍，才找得一張牀子，是紫檀木的，卻用銀子一千一百元買了回家，發覆過周家。那時周家妝奩也辦得八九牀帳，分冬夏兩季，是花羅花綉的；帳鉤是一對金嵌花的打成；杭花綉的棉褥子，上面蓋著兩張美國辦來的上等鶴茸被子。至於大排的酸枝大號台椅的兩副，二號的兩副，兩張酸枝機子，上放兩個古磁窯的大花瓶。大小時鐘錶不下十來個，其餘羅縐帳軸，也不消說了。至於木料的共三千銀子上下，磁器的二千銀子上下。衣服就是京醬寧綉灰鼠皮襖、雪青花綉金貂皮襖、泥金花緞子銀鼠皮襖、荷蘭緞子的灰鼠花綉箭袖小襖，又局緞銀鼠箭袖皮襖各一件，大褂子二件，餘外一切貴重衣物裙帶，不能細說。統計辦辦費的費去一萬銀子上下。頭面就是釵環簪耳，都是鑲嵌珍珠，或是鑽石不等。手上就是金嵌珍珠鐲子一對，金嵌鑽石鐲子一對。至於金器物件，倒不能說得許多。統計辦頭面的費去三萬銀子上下。著特別的，就是嵌著大顆珍珠的抹額，與足登那對弓鞋幫口嵌的鑽石，真是罕有見的。還有一宗奇事，是房內幾張宮座椅子上，卻鋪著灰鼠皮，奢華綺麗，實向來未有。各事辦得停妥，統共奩具不下六七萬銀子，另隨嫁使用的，約備二萬元上下。統共計木料、錫器、磁器、金銀炕盅、房內物件及牀鋪被褥、顧繡墊搭，以至皮草衣服、帳軸與一切台椅，及隨嫁使用的銀子，總不下十萬來兩了。

到得出閣之日，先將香港各處家眷，都遷回西關新宅子，若增沙關部前素波巷各宅眷，亦因有了喜事，暫同遷至新宅子裡來，那些親串親友，先道賀新宅進伙，次又道賀周家嫁女，真是來往的不絕。周家先把門麵粉飾一新，掛著一個大大的京卿第扁子，門外先書一聯，道是：「韓詩歌孔樂，孟訓戒無違。」門外那對燈籠，說不出這樣大，寫著「京卿第周」四個大字。門內的輝煌裝飾，自不消說。到了送奩之日，何止動用五六百人夫，擁塞街道，觀者人山人海，有贊他這般富豪的，有歎他太過奢侈的，也不能勝紀。

過了兩天，就是蔡家到來迎娶，自古道：「門戶相當，富貴相交。」也不待說。單說周家是日車馬盈門，周庸祐和馬氏先在大堂受家人拜賀，次就是賓客到來道賀，紳家如潘飛虎、蘇如緒、許承昌、劉鶚純，官家如李子儀、李文桂、李慶年、裴鼎毓之倫，也先後道賀。便是上至德總督，和一班司道府，與及關監督，都次第來賀。因自周庸祐進銜京卿之後，聲勢越加大了，巴結的平情相交的，哪裡說得許多。男的知客是周少西同姓把弟，女的知客就是周十二宅的大娘子。至於女客來道賀的，如潘家奶奶、陳家奶奶，都是馬氏的金蘭姊妹，其餘潘、蘇、許、李、劉各家眷屬也到了。這時賓客盈堂，馮少伍也幫著周少西陪候賓客，各事自有駱子棠打點。家人小廝都是正中廳至左右廂廳，環立伺候使喚。若錦霞、春桂兩姨太太，就領各丫環，自寶蟬以下，都伺候堂客茶煙。自餘各姨太太，也在後堂伺候陪嫁的女眷。不在話下。統計堂信共二十餘名，都在門內外聽候領帖，應接各男女賓客。道喜的或往或來，直至午候，已見蔡家花轎到門，所預備丫環十名，要來贈嫁，也裝束伺候，如梳傭及陪嫁的七八人，也打點登轎各事。

因省城向例迎親的都是日中或午後登轎的較多。是時周家擇的時辰，是個申時吉利，馬氏便囑咐後堂陪嫁的，依准申時登轎。因馬氏的長女周淑姬，性情向來嬌慣，只這會出閣，是自己終身的大事，既是申時吉利，自然不敢不依。淑姬便問各事是否停妥，陪嫁的答道「妥當了」，便到炕上再抽幾口大大的洋膏子，待養足精神，才好登轎而去。抽了洋膏之後，即令丫環收拾煙具，隨好卻是一對正崖州竹與一對橘紅福州漆的洋煙管，煙鬥就是譚元記正青草及香娘各一對，並包好那盞七星內外原身車花的洋煙燈。收拾停妥之後，猛然想起一件事，不知可有買定洋膏沒有？便著人往問馬氏，才知這件緊要的事，未有辦到，便快快的傳駱子棠到來，著他辦去。駱子棠道：「向來小姐吸的是金山煙，城中怕不易尋得這般好煙來。除是夫人用參水熬的，把來給過他，較為便捷呢。」馬氏道：「我用的所存不多，府中連日有事，又不及再熬，這卻使不得，但不知城中哪家字號較好的，快些買罷了。」駱子棠道：「往常城內，就說燕喜堂字號，城外就說是賀隆的好了。若跑進城內，怕回來誤了時候，請夫人示下究往哪家才好？」馬氏道：「城內來去不易，不如就在城外的罷了。」駱子棠應一聲「曉得」，即派人往購一百兩頂舊的鴉片膏來。

誰想那人一去，已是申牌時分，府裡人等已催速登轎，馬氏心上又恐過了時辰，好不著急，便欲先使女兒登轎，隨後再打發人送煙膏去。只是今日過門，明兒才是探房，卻也去不得。在周淑姬那裡，沒有洋膏子隨去，自然不肯登轎，只望買煙的快快回來。惟自寶華正中約跑至新口欄賀隆字號，那路程實在不近，望來望去，總未見回來。外面也不知其中緣故，只是催迫登轎，連周庸祐也不知什麼緣故，也不免一同催速。還虧馬氏在周庸祐跟前，附耳說了幾句話，方知是等候買洋膏子的回來。沒奈何周庸祐急令馬氏把自己用的權給三五兩過他，餘外買回的，待明天才送進去。一面著人動樂，當即送淑姬出堂，先拜了祖宗，隨拜別父母，登了花轎，望蔡家而去。這裡不表。

周家是晚就在府上款燕來賓，次日，就著兒子們到蔡家探房。及到三朝四門之後，其中都是尋常細故，也不須細述。

且說周庸祐正與馬氏回往西關新宅子之後，長女已經過門，各房姨太太，也分回各處住宅去了。周庸祐倒是或來或往，在城中除到談瀛社聚談之外，或時關書裡坐坐。偏是那時海關情景，比往前不同，自鴉片撥歸洋關，已少了一宗進款；加之海關向例，除湊辦皇宮花粉一筆數外，就是辦金葉進京。年中辦金的不下數萬兩，海關書吏自然憑這一點抬些金價，好飽私囊。怎奈當時十來年間，金價年年起價，實昂貴得不像往時。海關定例，只照十八換金價，湊辦進京。及後價漲，曾經總督李翰翔入奏，請海關照金價的時價，解進京去。偏又朝廷不允，還虧當時一位丞相，喚做陵祿，與前監督有點交情，就增加些折為二十四換。只是當時金價已漲至三十八九換的了，因此上當時任監督，就受了個大大的虧折。那前任的聯元，雖然耗折，還幸在關姓項下，發了一注大大的意外錢財，故此能回京覆命。及到第二任監督的，喚做德聲，白白地任了兩年監督，虧折未填的，尚有四五十萬之多。現屆滿任之

時，怎地籌策？便向周庸祐商量一個設法，其中商量之意，自不免向周庸祐挪借。

當下週庸祐聽了德監督之言，暗忖自己若借了四五十萬過他，實在難望他償還。他便不償還，我究從哪裡討取？況自己雖然有幾百萬的家當，怎奈連年所用，如乾了一任參贊，又報效得個京卿，馬氏又因辦礦務，去了不下十萬，今又買大宅子與辦長女的妝奩。幾件事算來，實在去了不少。況且近來占了那間銀行的股份，又不大好景，這樣如何借得過他？雖然自己也靠關裡發財，今已讓過少西老弟做了，年中僅得回十萬銀子，比從前進項不同。想了便對德聲道：「老哥這話，本該如命。只小弟這裡連年用的多，很不方便，請向別處設法罷。」德聲見周庸祐硬推，心上好過不去，只除了他更沒第二條路；況且幾十萬兩銀子，有幾人能舉得起？便是舉得起的，他哪裡肯來借過我？想了便再向周庸祐喚幾聲兄弟，求他設法。怎奈周庸祐只是不從。

這時因新任監督已經到省，德聲此時實不能交代，只得暫時遷出公館住下。欲待向庫書吏及冊房商量個掩飾之法，怎又人情冷暖，他已經退任，哪個肯乾這宗的事來？因此也抑鬱成病。那新任的文監督，又不時使人來催清楚舊任的帳目。德聲此時真無可如何，便對他的跟人說道：「想本官到任後，周庸祐憑著自己所得之資財，卻也不少。今事急求他，竟沒一點情面，實在料不著的了！」那跟人道：「大人好沒識好歹！你看從前晉監督怎樣待他，還有個不好的報答他；況大人待他的萬不及晉監督，欲向他挪借幾十萬，豈不是枉言麼？」德聲道：「他曾出過幾十萬金錢，與前任姓聯的乾個差使，看來是個豪俠的人，如何待俺的卻又這樣？」那跟人道：「他求得心腹的來，好同乾弄，自然如此，這卻比不得的了。」德聲聽了，不覺長歎了幾聲。正是：

窮時難得揮金客，過後多忘引線人。